

南都詩存





樓雨煙山溪於攝韞希子內與春年八十五國民

目錄

籟軒樓觀明甯靖王遺墨

王少濤過訪同連劍花洪鐵濤等假吳園作礪軒小集

金陵懷古

詣岳王墳

鳳英曲

秋日同友人登南京鼓樓眺望

都門秋思

己酉春美機轟炸高雄臺南繼而爆破新竹基隆等城市迨至五月三十一日臺北亦慘遭厄運

春殘感事

九日溪山烟雨樓雅集

附于右任先生臺北諸詩人約重九會於草山是日予飛港機中成詩以寄

九日于監察院長招遊陽明山柑橘示範場詩人百輩登高雅集賦此

辛卯新春感興

六十初度

縹緲示麗卿

七十周歲初度賦示內子希韞

丙午仲春偕雪卿漫遊日本香江歸來俗事紛紛久絕吟咏倏忽秋涼在即賦此

秋後山莊感興

中華藝苑招宴悅賓樓喜晤宿霧林策勳先生讀其孟夏將之香江寶島佳什同韻奉和

春初偶詠

憶舊遊五首

自述 六十四韻

附 錄

謝籟軒詩集序

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

陳府郭夫人事略

哭內子希韞

南都詩存

籟軒樓觀明寧靖王遺墨

流落田橫島。王孫久未還。京華懸北斗。文彩照南蠻。恍似龍蛇動。猶疑血淚斑。鳳城龍種盡。遺恨滿行間。

王少濤過訪同連劍花洪鐵濤等假吳園作礪軒小集

豪華事去忍重論。銅鉢仍催作礪軒。春盡池亭非故主。劫餘花石記名園。舊鷗新鷺詩千首。剩水殘山酒一尊。更向飛來峯上望。崧城烟樹帶秋痕。園上假山謂飛來峰

金陵懷古

六朝事去又南朝。王氣金陵一例消。唯有舊時風物在。板橋明月大江潮。禾黍明宮慘不春。孝陵風雨夜飛燐。徒誇虎踞龍蟠地。如此江山付美人。甲帳樓臺無處尋。春燈燕子久銷沉。獨留一片秦淮水。長使風流擅古今。齊梁舊恨弔臺城。玄武湖光夕照明。江左又經戎馬後。賦家誰似庾蘭成。督軍齊燮元攻鎮南京

詣岳王墳

青史千秋恨未窮。瓣香來拜古英雄。西湖有地埋忠骨。南宋無人弔故宮。碧血不消三字獄。丹心長照滿江紅。怪他墓上摩天檜。依舊生枝背北風。

鳳英曲

清宵月色白如烟。偏向樓頭照管絃。北地胭脂多旖旎。東風楊柳易纏綿。衆中有女誇粧飾。

一見尤憐初省識。豔質渾如瓊樹枝。嬌容巧奪桃花色。桃花門巷慣逢迎。小字眞堪署秀英。大好芳年還未嫁。歌喉宛轉舞輕盈。生成明慧且溫柔。早占平康第一流。白袷豪紳爭買笑。烏衣子弟競纏頭。從此歡場朝復暮。當筵縱酒不知數。夜半飛車向北投。看花更上草山路。歡場樂極易生悲。春去秋來一霎時。幾度傷春復傷別。終身誰可託蛾眉。蛾眉淪落原無奈。鏡裏嬌容難永在。金屋粧成頃刻傾。幸留老母長鍾愛。人生聚散等浮萍。舊夢楊州記渺冥。嘆我青衫已憔悴。憐卿紅粉未飄零。流光去去奔輪速。忍聽哀絃歌一曲。狂奴故態有誰如。不辭醇酒千杯綠。宮移羽換逐歌塵。春色闌珊太惱人。珍重勾欄花一樹。綠章何處乞春陰。

秋日同友人登南京鼓樓眺望

倚遍樓欄最上層。秣陵秋氣入園亭。十年營建人何在。一炬摧殘血尙腥。玄武湖光依舊白。紫金山色爲誰青。蘭成萬縷愁如織。話到江南不忍聽。

都門秋思 淪日時作

振衣登上景峰頭。

景山有五峯

三海風光一望收。膏血築成宮殿壯。江山難爲子孫謀。疎林黃葉榆

槐晚。古木蒼煙松柏秋。弔盡興亡多少恨。千年原是帝王州。

午門外繞御溝長。高柳臨流密似牆。城闕已消新氣象。舟車遙憶舊威光。瀛臺

德宗幽閉處

恨蹟留

南海。宮井陰風慘內房。

故宮東路有一小井。珍妃被迫投身處。

一片乾清名霜上月。寂無人影照淒涼。

文物衣冠幾變遷。幽并意氣久肅然。不因家國傾心血。仍醉皮黃入管絃。千古金臺舒夕照。三秋易水咽寒烟。王侯子弟多淪落。剩有殘碑話昔年。

回首中原帝業終。卅年改革豈無功。明清朝去餘黃瓦。鐘鼓樓高聳碧空。執手漫悲燕市筑。

傷心竟失楚人弓。西山一帶烟霞晚。楓樹從今不更紅。

霜吹蓬鬢欲成銀。劫後昆池話夙因。失馬塞翁還似我。爛羊都尉總依人。樓頭酒暖難歌笑。

客裏花殘易嘆呻。聞道漢陽城已陷。應聲蟲唱作新民。

偽政權組織新民會

已酉春美機轟炸高雄臺南繼而爆破新竹基隆等城市迨至五月三十一日 臺北亦慘遭厄運

劫歷紅羊幸瓦全。臨危不廢聳吟肩。烽傳橫海樓船近。身在防空砲火前。斜月照來千白髮。亂書環擁一青氈。都城轉瞬灰塵滿。王粲生涯劇可憐。

春殘感事

徒謀劃地策偏安。一鼓翻成萬丈瀾。鐵鎖已非天塹險。金城端賴海門寬。誰知節次菖蒲近。猶見花開躑躅寒。抱樸自知難演變。夕陽無語倚欄杆。

隔江消息動鄉關。感事哀時鬢易斑。海上樓臺成蜃市。閩中冠蓋集鰲山。春歸花信闌珊裏。夢斷鷗波浩蕩間。今日東寧非局外。兵車滾滾去來還。

九日溪山烟雨樓雅集

樓成未久適逢重九招請在北詩人登高觴詠各賜佳章唯右老遠飛香江期而不至亦寄示高作是日與會者陳含光鍾槐村卓君庸李漁叔陳定山李翼中陳瀛一黃純青謝雪漁魏潤庵曾今可黃春潮吳夢周吳承燕林嘯鯤李鷺村諸詞長所謂拋瓢引玉極一時之盛事

結廬深愛水雲隈。此地夙曾作嘯臺。

樓築在舊別館之前面

糕節喜陪觴詠集。兵氛休逐浪濤來。滿山風葉

秋痕老。兩鬢霜華暮景催。得見太平纔幾日。莫辭同醉菊花杯。

過江名士共登高。隔水頻傳血戰豪。金門大捷半壁東南方隕裂。三秋風雨劇蕭騷。每驚人事常翻手。且訂鷗盟自脫刀。今日題襟同一慨。定留大筆快揮毫。

臺北諸詩人約重九會於草山是日予飛港機中成詩以寄

于右任

雲表作重陽。高吟老更狂。詩應有神助。事亦破天荒。滄海龍方起。中原雁幾行。草山諸雅伴。爲我寄佳章。

九日于監察院長招游陽明山柑橘示範場詩人百餘輩登高雅集賦此

人生踪跡記泥鴻。九日賡吟大海東。南渡衣冠名士衆。北來壇坫老髯雄。于公詩名與胡漢民先生齊名夙稱南胡北于秋垂官橘烟林外。夢遠神州鐵幕中。我住隔溪專一壑。四時佳景與誰同。

辛卯新春感興

靜聽溪聲冷碧峰。興來臨眺更從容。鷄林八道烽烟遠。鯤島三秋海浪洶。春暖花迎常到客。歲寒人慕後凋松。廿年演變滄桑局。留得餘生一再逢。

六十初度

不求聞達不逃名。思向蒙莊問養生。周甲幾人如我健。小春十日爲誰晴。未消冷戰兵氛滿。翻望餘年海浪平。旨在斯民作喉舌。可知氣槩尙崢嶸。經世無才早杖鄉。少游車馬意何長。昔曾抗日輕縲綬。老輒看花愛國香。白雪樓高書萬卷。丹楓秋好酒千觴。稻田兩季年常熟。學道休論辟穀方。林壑雲巒獨飽看。湯泉能洗此心寬。厭聞鉤黨仍爭利。鮮見勅民濫起瀾。堂上喜添燈燭炯。膝前聲哄子孫歡。晚來紅日生霞綺。西望中原一倚欄。

半紀

西曆以百年爲一世紀

吾民失自由。況經滄海劇橫流。歲當耳順心猶在。眼看珠還意稍休。漫哭神州淪異域。逕從寶島奠新猷。木犀香冷山茶笑。似祝遐齡繪晚秋。

縹緲示麗卿

縹緲岑樓絕點埃。仙家原自有瑤臺。異時飛燕窺簾入。何處驚鴻照眼來。紅袖香溫人未老。錦筵秋冷菊初開。凌霄意氣消磨盡。辜負當年側帽才。

七十周歲初度賦示內子希韞

七十於今已不稀。花晨月夕莫相違。白頭身歷三朝老。滄海誰云一粟微。落落孤懷猶寡合。紛紛橫議欲何歸。商量晚境忘憂法。仍藉詩書且息機。生本樛材敢策勳。布衣垂老傲榆枌。乍從海上觀紅葉。又臥山中伴白雲。心室虛空身自健。詩情靈活筆成文。歲寒喜近金婚日。手折梅花獨贈君。

丙午仲春偕雪卿漫游日本香江歸來俗事紛紛久絕吟咏倏忽秋涼在即賦此

黑白棋爭世局遷。幾看滄海變桑田。春飛游屐三千里。日浴靈湯十八年。光復後常住陽明山止酒已將狂態束。垂簾剩有美人憐。詩情頗喜中秋近。無復蛙聲聒耳綿。

秋後山莊感興

插架琳琅萬卷書。一燈依舊樂三餘。未除魔障難成佛。久避名場似散樗。冷雨日催丹葉美。溫泉時洗宿疴祛。而今午枕多佳夢。何必區區笑宰予。碧雲初合暮烟沉。倚杖行吟一散心。佳句每從秋後得。好山偏向畫中尋。乍驚舊雨飄零盡。又誦南華解脫深。楓葉已丹紛自落。可知駒隙去駸駸。

中華藝苑招宴悅賓樓喜晤宿霧林策勳先生讀其孟夏將之香江寶島佳什同韻奉和
每從藝苑誦君詩。避地南荒句總奇。雲路盡携仙眷屬。國門同睹漢旌旗。已收海嶠成華夏。
更樹文風改島夷。今日鷗盟自眞率。底須傾蓋且傾卮。

春初偶詠

一局棋殘爛盡柯。心灰未死欲如何。春痕又報花將綻。其奈先生鬢已皤。
含義沉冥刻意深。身邊瑣碎入悲吟。嗜痂難効同光體。却信高華是正音。
豔載西施泛五湖。誰憐白骨萬夫枯。可知仇恨無時了。禍及鞭屍又沼吳。
爭標主義附強豪。自有龍蛇起怒濤。今日中東成慘劇。定知吾道大同高。
百年人事意難平。舉世滔滔頌鬪爭。七十八翁餘矯健。好留老眼看河清。

憶舊游五首

一湖烟水擁雷峰。如畫吳山紫翠重。五十年來成夢境。舊時裙屐已無蹤。憶西湖

萬樹垂楊綰送迎。尋春倚棹闔閭城。吳儂語軟清歌豔。一瞥驚鴻眼自明。蘇州盼花狀元花榜眼清唱

三山縹緲水東流。振策金焦頂上游。萬貫腰纏待何日。隔江空自望揚州。憶鎮江

水閣湘簾問董沙。錦筵紅燭醉流霞。而今煙月都成幻。猶記仙舟蕩槳賒。秦淮訪小蘭花小翠花河房

海上天蟾別有春。梅郎歌舞本無倫。可憐粧就如花貌。一曲霓裳惱殺人。上海天蟾舞臺觀梅蘭芳演劇

自述 六十四韻

蛇年冬日暖。初試啼聲聒。老親盲溺愛。冀作人中傑。剛剛一周晬。割地沒戎羯。田橫英勇士。抗暴河流血。先民植此土。俯首供餽啜。髫齡習四書。背誦無疏忽。稍長學日文。略知世

界闊。小小耽吟哦。興隨芳草茁。汐社諸遺儒。籟軒謝石秋心最折。蘊藉語尤圓。清新意自豁。

雲石趙鍾麒南社長主騷壇。劍花連雅堂才調絕。南溟胡子程筆力豪。西圃黃茂笙囊錐脫。竹軒星樓謝溪秋與謝國文叔侄

輩。佳句爭靈活。芷香王芷香擅香奩。可惜天早奪。就中鐵濤洪坤益雄。律嚴工擊鉢。執鞭附

驥尾。推敲有玉屑。壯歲游江南。興亡弔吳越。革命創伊始。分彊據軍閥。國事紛如麻。書

生狂浪迹。煙景問蘇杭。樓臺炫金碧。虎丘池水深。雷峰夕照赤。偶登鐵甕城。游京口三山望

宮闕。夢裏浮秦淮。畫船多於鯽。河房識董沙。一醉神仙窟。歸來晤灌園。林獻堂同志謀團結。

峯山蔡培火與渭水。蔣渭水思想追先烈。誓盟開議會。主義何輝赫。萬言曾上書。向日本國會提議聲勢誰

能遏。那知食肉鄙。臺灣府吏黨禍東窗發。一網盡搜羅。俊彥囚盈百。逆鱗原自取。苦守寒松

節。從此事操觚。慈舟林呈祿民報主筆高突兀。民報改日刊。週刊臺灣民報改日刊瘼隱迅昭揭。筆陣互縱橫。讜言

求貫徹。忽傳東北傾。銘記九一八。禹甸繼侵攻。金甌痛殘缺。傷心赴故都。淹涕聞屠殺。

南京淪陷時日軍大凶殺花殘景已非。月冷歌常咽。重週秦淮燕京苟保存。淪陷心憂切。千年帝子家。宮闕空

巍萃。可憐滿院春。醇酒傾連夕。游八大湖同滿春院城蟠達嶺高。望八達嶺長城險阻今殊昔。眼瞥張家口。大同

風沙刮。巡游石佛崗。偉麗珍圭壁。游雲崗石佛洞北上熱河莊。宮車久斷轍。清室避暑山莊殿宇競雄奇。倚

山橫巨剎。觀八大喇嘛廟天固瞿唐峽。陪都不易拔。衆志築長城。哀兵成健鶻。戰線亟縈紆。中原

膚寸裂。孤軍懸萬里。取勝無從決。窮餘襲珠港。偷襲真珠灣乾坤圖一擲。百鍊大和魂。先聲誇奕

奕。一敗中塗島。機船半覆滅。飛機與艦船盟軍逐反攻。轟炸何時歇。竟投原子彈。終樹降旗白。

八月十五日。仇恥方清雪。還我合浦珠。喜極淚垂頰。卜宅溫泉丘。花明蒼翠積。久捐鴻鵠
舉。偏嗜烟霞癖。重陽風雨淒。觴詠招詩伯。膺選省議員。廣掉民喉舌。舊業理工商。先父曾營
工商業
廿年勞老骨。早合卸雙肩。一窩藏鴛拙。抵掌話滄桑。讀書忘歲月。

謝籟軒詩集序

民國二年秋余纔二十一歲，便加入南社，斯時社長趙雲石中堅詩人，胡南溟、連劍花、謝籟軒、陳筱竹、黃西圃、楊天健等少壯詩人，洪鐵濤、謝竹軒、謝星樓、王芷香、吳子宏等，恆抱遺民感想，各聘才華，詩風日盛，籟軒出身望族，風流倜儻，才氣俊逸，每一吟詠，信手成篇，他獨當南社幹事，熱心領導社務，尤其日常任臺南新報漢文主編，廣開詩壇一欄，日登讀者詩律，親加圈點，循循誘掖後進。

民國五年春，許南英蘊白自祖國重返臺南，南社同人假黃西圃之固園，盛大歡迎，各分韻賦詩，余分得生字作七律一首，其領聯有滄桑眼底青山在，名字人間白髮生之句。蘊叟一讀頗表同感，對余指示應常就籟軒學習言猶在耳，社中老少對他無不另眼推重。

籟軒短短一生之作品，不下一千首，他曾錄其舊稿，託其姪輩星樓收藏，後因星樓不慎散逸無餘，故其名篇大作無從尋見，兩三年來，令郎謝國城余之甥女壻，輒求余代爲收集，但所得寥寥無幾，大都擊鉢應酬之作，難識廬山真面目。

民國元年蘊叟初次回南，是時臺南博物館長原田春境亦風雅之士，特假該館晚香樓懇邀蘊叟、雲石、籟軒等名流，開會詠詩，該館址原爲吳紳舊宅，甲第連雲咸稱五板石橋吳厝，籟軒卽刻賦就七律一首，俯仰興懷，錄此以窺其詩風之一班。

晚香樓雅集

刻燭詩成菊正妍。晚香樓上會名賢。趨庭履舄三千客。轉眼滄桑二十年。沿戶竹松秋更茂。

登堂齋館故依然。劇憐昔日含泥燕。無復呢喃畫棟前。

民國三年籟軒漫游江南福州等地，身歷故國山河，甚多佳構，余至今尚記左列二首
好景江南無處無。偏教好夢占姑蘇。天桃萬樹花千種。不及靈芝草一株。

鶯啼草長春將去。柳懶花殘淡似秋。眞個銷魂不能說。東風寒食過杭州。

前者所云靈芝也者，係指蘇州名妓雅號，至於杭州一絕，風韻流暢，可以代表其片鱗。

民國十年籟軒歸自日本，料理家務，將返神戶僑居，余曾假吳園作礪軒開會送行，詎料此會竟成爲永別，是故余之追悼詩有誰知九月歌驪別，那信千秋化鶴飛之句。尋思往事，猶歷歷如夢。

民國二十九年初夏，余自北歸南，曾過斐亭故址，賦有七言絕句如次：

龍眼花黃樣子青。遮天新綠透紗櫺。籟軒寂寞南溟死。無復詩章繼斐亭。

斐亭聽濤舊爲臺南八景之一，前清詩人常集於此，余平生傾倒籟軒之切流露備至。

余去冬重過吳園，作礪軒憑弔舊日觴詠之地，雲石、劍花、籟軒、西圃、竹軒、星樓、鐵濤、芷香、子宏等詩侶，相繼作古，感極賦此。

園池頽廢半塵灰。吟侶凋殘我獨來。舊宅已墟朝市改。此身眞似鄭王梅。

茫茫世界唯我獨存，竊比鄭祠古梅，聊以寄慨耳。

余一生親炙幾輩詩人，最受籟軒、劍花、南強、鐵濤之影響特多，晚年詩境殆近籟軒，今也國城囑余作序，爰記斷片回憶，聊表永念。

民國五十四年暮春南都陳逢源誌於溪山煙雨樓

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

臺南詩人洪坤益，字鐵濤，家世殷實，自幼穎悟，通讀古今詩詞，善於鎔化運用，尤長詠物下筆成章莫不敲金戛玉。民初南社詩人耆宿許南英

字蘊白

進士，宦游暫歸外

社，社長趙雲石、林湘沅、連劍花、謝籟軒、胡南溟、黃西圃、謝溪秋、謝星樓、王芷香等人才濟濟，儘多少壯詩人蜚聲藝苑。是時臺中櫟社詩人林癡仙、傅鶴亭、林灌園、林南強、陳沁園、王了庵、莊太岳等工力悉敵，雄視騷壇，亦鼎盛一時。

鐵濤長予約三四歲，予纔弱冠便加入南社，而鐵濤居然鏘鏘健將，每有吟咏麗句層出，美不勝收引爲龜鑑，當時臺灣各地詩社常輪開詩人大會，每次鐵濤先得驪珠，席次非元卽眼，咸視爲詩壇一朵奇葩。

予首次在南社赴開擊鉢吟時曾假吳園

吳篋霞氏之花園

歡迎臺北瀛社詩人顏雲年、魏潤庵蒞

臨，當日以晚香玉

俗名月裏香

爲題定七絕陽韻，而鐵濤立刻交卷，評定列居前茅。予猶歷記

其轉結兩句爲「嫦娥夜墮搔頭玉。化作銀釵十二行」。何等恰切，何等流暢，真個詠物能手。予因初次與會亦慘淡經營，方得轉結爲「清絕月明秋似水。玉盤捧出一枝霜」。得次鐵濤，末句博得南溟特別推獎。

其後有一次南社小集，曾以菊影爲題七律限眞韻不評甲乙，鐵濤信手拈成，錄記於次。

菊影

三徑孤芳幾幻眞。霜花滿地寫精神。白衣遠近留空色。金粟虛無是後身。夕照籬東秋似夢。西風簾外淡于人。甕頭醉倒陶彭澤。偏愛離離上葛巾。

全首結構渾成尤其頸聯之夕照，西風兩句，有聲有色與籟軒之頷聯「天遣霜姿來自照。好教秋士認前身」。比較各有千秋，予却愛其神韻縹緲，餘響不絕。

再舉鐵濤詠白蓮七律之作，才華煥發情景並至，三百年來臺疆之詠物詩無出其右者。

白蓮

虹橋西畔晚涼天。綃袂相逢解佩仙。晴雪滿湖秋欲墮。碧雲如水恨初牽。分來素影瑤池月。冷到冰心玉井泉。一點情絲都不染。懺除綺業尙纏綿。

全首襯寫白蓮毫無痕跡，頷聯之晴雪，碧雲二句，可謂神來之筆，與唐鄭谷之詠鷓鴣，元謝宗可之詠睡燕，足以分庭抗禮毫無遜色。

再錄鐵濤之秋燈，秋扇七律詩，俊逸清新無不曲盡其致。

秋燈

蘭缸微漾落梧風。過眼春痕似夢中。斗帳花寒防宿燕。雲屏雨冷照驚鴻。背來倩影窗紗綠。煎到芳心淚點紅。不惜金釵纖手剔。粉蛾眞是可憐蟲。

秋扇

恨綺飄零事忍論。合歡已失舊溫存。羅雲小樣驚紅劫。璧月新詞寫淚痕。儻得團圓如妾願。

有時冷暖亦君恩。昭陽日影能回熱。莫向西風暗斷魂。

秋燈之頸聯背來、煎到二句襯寫美人之恨淚，風光細膩，就中秋扇之頸聯儻得，有時二句，溫柔敦厚百讀不厭。鐵濤之詠物詩不下二三百首，詞藻工整清麗，現在予之存稿不到十分之一，遺珠尙多，翻望有心人搜集刊行，定能裨益後進。予記得鐵濤曾詠聞笛七律之頸聯有「萬里催殘征戍淚。一聲吹起古今愁。」之句，至今銘刻心頭，好詩之魔力永難忘却。

又鐵濤之五律詠雨絲、梅影兩首，益見其才筆無往不就。

雨絲

十里濃春景。天機織乍成。霑衣看欲濕。潤物聽無聲。醞釀雲羅潤。空濛霧縠輕。宵來滋萬樹。綉出綠楊城。

梅影

野水空山路。寒梅昨夜開。護偏宜紙帳。神合繪瑤臺。明月身千億。孤山夢去來。詠花人小立。相顧幾徘徊。

雨絲之七八句用滋字點出，綉綠楊城確是詠物上乘，至於梅影之頸聯明月、孤山兩句，寫出是梅是影，渾成一片，鐵濤之本色非庸俗之流得窺其藩籬。

當時予亦詠梅影一首錄於下。

梅影

月冷羅敷路。依稀夢未回。愁隨流水去。枝老寫神來。認得橫斜瘦。誰將水墨開。欲求真粉